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十六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

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賔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恱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

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絶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兾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吕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

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

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

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内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隠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

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

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凉諸豪

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

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狥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

恐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愉守休豫歷位太常光禄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啟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

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耶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或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

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遂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絶陜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

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郖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目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

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皦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皦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名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

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
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
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
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
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
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
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

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纔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宫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纔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纔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

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

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甞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

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

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黄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

國掾有龍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頵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

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畧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吕昭冀州戸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

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祚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

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兾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

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

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

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

其禄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

而考績之法不著閲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

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

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

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

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狥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狥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禄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

心不盡忠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

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黄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俁出為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别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慼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

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葢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

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

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實其所毁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毁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闢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

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

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䙡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

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隷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

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

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

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勑督郵平水不得

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勑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壍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矰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

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

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觧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

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戸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

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撫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駮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纖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弟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駮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

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歴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户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氣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黄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乂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兗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

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閒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黄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

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専擅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鷄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懐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

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弓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

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産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

初畏罪後稍豊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

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為

寇鈔諸縣不能禦禁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

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

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

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

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

其妻子於是轉相寃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内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産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

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

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晉陽秋曰泰子袤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袤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

黙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黄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

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

血誠又為立祠遥共祠之魏畧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犂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犂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令孤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瓘燠事行

無所見魏畧曰顔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黄初初轉為黄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起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

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吏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氷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

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黄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歳病亡始郃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郃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徳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郃言其心不平及郃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歴所在有名稱愚見郃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郃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郃没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充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郃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寛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愉咸熙中為尚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女宋本作女兄

杜畿遂詭道從郖津度注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閲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閲誤作關朕冊府改

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怨之同班友善○監本誤作

二人今改正

樂安康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宋

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詰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陽步涉詰許從該

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弟寬字務叔○弟寬監本作子寬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皆凡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畿季子寬可知子字為弟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為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後漢

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興等破散竄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碭山○何焯曰渾為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南郡為豫州刺史部内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為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郃陽之誤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斟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瓘○太平御覽作吳璀

咸為良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

○太平御覽作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綸 臣照按經綸本易屯象傳而

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綸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吉孔修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

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内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别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徳懐

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

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

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

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將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

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

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
遼母至導從出迎遼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
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
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
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
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
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

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吕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虎為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

登入譚東門譚敗别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畧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為督率奮彊堅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遣别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

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
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
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
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户以進數有功分五
百户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
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
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兖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

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寛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

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聦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恱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録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吕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

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别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别將屯原武擊紹别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

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謚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

成增邑二百戶幷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

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為安遠

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

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

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
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
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
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
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
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
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
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别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兵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畧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

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眞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眞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

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鋭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荆州欲順沔入江伐吴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

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

軍之意令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户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内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

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别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涣斬眭固於河内從破劉備又從破顔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涣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

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横野將軍從征荆州別屯樊討中盧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

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寀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

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道晃别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吕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

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

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

無若曹公者此乃眞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乘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

封靈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郃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遼督張郃朱蓋討蘭○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雜

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

宋本作尚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云

文帝即位封靈郇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字宜

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龎悳　龎淯母娥親

閻温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

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吕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别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頼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

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内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

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

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户賜典一子爵關内侯邑百户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

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黄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争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

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劔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

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别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懐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携

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冑有儁才為時人所貴官至泰州刺史秉嘗荅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

並可謂為愼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愼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愼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

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
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
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
等並聚衆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
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
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
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
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

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

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
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
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
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
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
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謥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
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
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晥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

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

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郡

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
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頴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
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
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
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
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
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
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
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
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没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顔早見耳遂歔欷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

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邉事賜爵關内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别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

擊破之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九百户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户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内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

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黄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

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别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

户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

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

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没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隂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盻

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内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

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即位進𠦜鄉侯邑七百户賜子爵一人關内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為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内侯儀為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

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讐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

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吕布於濮陽布有别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陳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

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及大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悦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

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㴠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

聞韋死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音桓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悳手斬一級不知

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悳晩後於軰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間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兾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

悳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畧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

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悳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

遣使就悳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絶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髙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内侯邑各百户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悳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悳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悳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淯字子㢲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

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馬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

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

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内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顔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禄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龎娥親者表氏龎子夏之妻禄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强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

憐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鄉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

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砍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廼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馬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

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刋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内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寛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劒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别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

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

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絶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黄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幷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刧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

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顧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黄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别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黄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内侯拜西域戊已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

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世語曰就子敭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敭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敭還帝責敭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敭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輙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敭子固字元安有敭風為黃門郎早卒敭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龎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

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勑外為市買息又啟云左悺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衛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衛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衛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都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

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别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荆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黄氏時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

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豐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

追賊凡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責嗷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辭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辭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辭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凡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顔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

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贊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録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悳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温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臣良裘按李質傳注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氷求之有少堅氷解○宋本有少下多項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悳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龐淯刋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閻温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悺

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悺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邉吏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令面色變動○監本加令訛作乃令今改正

又注時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衽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追

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